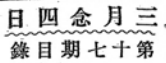


(續)
龔雲

不良的果，國家主義，軍國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都是伯道主義的產兒。誰也知道現在國家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流毒，不但遍於西方，而且遍於東方了，換句話說，西方的霸道主義而流毒，已經是瀰漫於全世界了，全世界的人們，我們其將何以挽救此狂瀾，其弊何以免此浩劫呢？

因為國家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流毒，已經是瀰漫橫流，於是社會主義者，以各人的觀察，以各人的思想，想出種種挽救改造的方案，於是乃有各派社會主義之產生。現在流行的各派社會主義，其原意存救世方面是要打倒帝國主義的營壘，根本消滅伯道主義的禍根。可是各派的社會主義，或偏於理想，或偏於權威，前者是空談無至於



生底留戀，但對於死是仍然可以安靜地等待着的。但是在，在必不可免的過程中，在我底意志尚未完成（這就是生底使命尚未實現）的時候，知道，這是不斷週迴，向未曾死亡過死亡的道路，終於含着生底熱烈的欲求以消化，這樣，便形成了病底悲劇了。

在滅絕底道路中，在生底掙扎之中，在驅使着逐漸減少底生命力量以爭鬥着的爭鬥之地中，很明顯地知道生命底逐漸惡化，而無復希望，正如同一個明顯地看若自己一步步破滅的，底悲慘性，是比之死亡本身，是比之對於死亡底悲慘性，是其更喪失人肉體，使人傷慘的罷。

「死亡并不可怖，」這明顯知道死亡而不臨

中國幾千年以前的

生底留戀，但對於死是仍然可以安靜地等待着的。但是在，在必不可免的過程中，在我底意志尚未完成（這就是生底使命尚未實現）的時候，知道，這是不斷週迴，向未曾死亡過死亡的道路，終於含着生底熱烈的欲求以消化，這樣，便形成了病底悲劇了。

在滅絕底道路中，在生底掙扎之中，在驅使着逐漸減少底生命力量以爭鬥着的爭鬥之地中，很明顯地知道生命底逐漸惡化，而無復希望，正如同一個明顯地看若自己一步步破滅的，底悲慘性，是比之死亡本身，是比之對於死亡底悲慘性，是其更喪失人肉體，使人傷慘的罷。

「死亡并不可怖，」這明顯知道死亡而不臨

伯道者罷了，因此依馬克斯共產主義去，即令成功，仍離不了新

死 刑 是 們 種 射 吸 的 可 是 收 入 充 滿 着 快 着 樹 頭 一 塊，由 樹 口 處 突 擊，幾 條 樹 頭 長 驅，再 用 木 頭 一 塊，由 樹 口 處 突 擊，幾 條 樹 頭 長驅，將 鐵 釘 工 收，由 十 指 尖 面 釘 進 去，上 快 活 把 人 放 在 面 上 派 去，用 炭 火 燒 得 通 紅，然 後 把 人 放 在 鐵 釘 上 滾 滾，6，坐 快 活 把 人 坐 上 鐵 絲 拉 成 的 棍 一 條，也 燒 得 通 紅，把 人 坐 上 用 鐵 絲 拉 成 的 7，活 埋。

看！像 這 樣 不 忍 言 的 酷 刑，除 了 共 產 匪 徒 外，試 問 當 時 那 些 刑 罰 用 得 出？故 我 們 不 惟 只 站 在 黨 立 場 上 應 當 罰 刑，就 是 站 在 人 道 上 說 話，也 應 該 共 產 匪 徒 斬 盡 殺 絕！

總 括 全 文 而 言，我 們 可 把 共 產 匪 徒 的 罪 惡，歸 作 下 面 幾 點：

1 修 條：共 產 黨 完 全 是 以 實 行 修 條 的 手 段，所 以 老 者 閱 終，少 者 受 苦，青 年 男 女 也 都 是 認 為 是 性 的 對 像，例 如：每 晚 被 被 慘 殺，隨 說 爲 必 性 的 對 像，例 如：每 晚 被 被 慘 殺，隨

(七續) 仲屏

但是他的病情卻並不
話對他說。
外一抓，要我坐下
作伴。他眼裏，我似
「風聲」，他怕很

我看到那粉紅而有
的白、黃、藍色的）
死的人有『更多的』悲
苦於其所有的所有，悲

只見他在床上，
這火在往時候，
行動，但現在以
在他更憂鬱
底面而恩滅的命

所看見他底一笑，只這這一
的。

唉，在他體骨上有圓潤而
着滾紅的鮮腫。這個，據人
跡已經到了第三期的馬賊
發紅（唉，紅茶啊！我是
落着被昨夜的风雨所打緊者
是我起來走了。他没
抑沈，我的靈魂感到孤寂，
病院裏。

唉！朋友，我說你康健
了——人

寄南京薺島龜蘆蕪

春事將闌。
無聊可憐問。
櫻花將散人散後，

10

所看見他底一笑，只是這一笑，是較為短促的。

噢，在他體骨上有個圓的一圈紅色，帶着凝紅的鮮豔，這個，據人家告訴我說是肺病發到了第三期的表徵。在他窗外有兩盆紅茶，紅茶呵，是馬格理所種——落着昨夜的风雨所打聲着的鮮紅的殘瓣。

於是我們來走了。他沒有作聲。我的心抑沉，我的靈魂感到孤寂，宛如他已離開病院裏。

噢！朋友，我說你康健！

——人間草第八

寄南京贛烏兼蕭弟媳露女士
春歸則！
噩夢可憐聞！
櫻花寄盡人散後，

露萍寄自拉沙。

[illegible][illegible]